

色 拉

杜米特里烏著





色 拉

(罗)杜米特里烏著

金 錫 潤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Petru Dumitriu

The Salad

本書根据 Rumanian Review, No. 1, 1956 年英譯本轉譯

色 拉

〔罗〕杜米特里烏著

金 錫 潤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467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2 字數 46,000

1957 年 9 月 第 1 版

1957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數 1—9,000 定價(6) 0.22 元

內 容 提 要

一个羅馬尼亞青年軍官——为了避免一个將軍对他妻子无耻的追求，請求調职，結果被調到了边防哨上。那时候，羅馬尼亞的边境常受到来自保加利亞境內的襲击。在一次夜襲以后，羅馬尼亞的宪警濫捕了几个当地的农民以邀功。上尉奉命枪斃这几个无辜的农民，但正直的上尉要求上級給予書面的命令，否則就拒絕执行。由于他这个变相違抗上級命令的行动，他被撤掉了指揮官的职位；然而农民們到底还是被枪杀了。他們从边境回来以后，他的妻子希望替这些不幸的牺牲者伸冤，特地去拜訪了一个很有地位的貴族亲戚，却遭到了极冷淡的拒絕。

全書歌颂了这一对年青夫妇真誠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无情地揭露了旧羅馬尼亞統治階級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并且指出了他們必然灭亡的前途。

譯 者 前 記

色拉的作者比特魯·杜米特里烏是在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誕生時才開始創作活動的。他最初被詩歌的魔力和戲劇的神秘所吸引，然而他不久就放棄了它們，開始寫起小說來了。杜米特里烏站在新舊時代交替的十字路口，目睹了深刻而激烈的社會變化，從其中吸取了創作素材。他的深邃的、能夠洞察事物本質的目光，豐富的古典文學的知識，完美的哲學修養，以及他對許多人類問題尋求新答案的渴望，使他在散文的領域中迅速地獲得極良好的聲譽。今天，他的作品在讀者中是有很高的威望的。

色拉是四部曲世家中的一部，其他三部曲的篇名是苔薇達、家傳的珠寶和在失敗的鬥爭中。四部作品之間的故事情節是前後相銜接的，主要人物也互有關連；然而分析開來，每一部分又都能獨立成篇。即以色拉而論，本身就是很好的一個中篇小說。

色拉的故事是建築在下面這樣一個事實上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羅馬尼亞從保加利亞手中奪取了杜布魯查的南部地區，羅保邊境上時起衝突。有一天深夜，保加利亞的突擊隊偷襲了羅馬尼亞的邊防哨，打死了幾個

羅馬尼亞的士兵。事後，羅馬尼亞的警察和憲兵抓了几个无辜的保加利亞農民，誣陷他們是突擊隊員，把他們交給了羅馬尼亞邊防軍。邊防軍的連隊指揮官接到上級的命令，要他槍決這几个農民。但是這個年青的連隊指揮官是個正直的人，他的良心不允許他這樣做。經過了嚴重的思想鬥爭，加上他的美麗而善良的妻子對他的影響，他就拒絕執行這道命令。故事不得不以悲劇結束；農民們最後還是被槍殺了，連隊指揮官被撤職，他的作為一個軍官的前途也徹底毀滅了。

但是這個年青的連隊指揮官在色拉中所占的位置還不如他的妻子那麼重要。在這個有着貴族血統的女人身上，作者刻劃出了和她本階級腐敗的道德完全不相容的真摯高貴的感情和慷慨的性格。在世家中，類似這樣的人物並不只有她一個，譬如說，撫養她成人的兩個姑媽竟以慷慨好施而招致破產。然而對於書中的另外一些舊羅馬尼亞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一些將軍們和地主們，作者就深刻地揭露了他們的荒淫無恥和道德敗壞；這樣就更鮮明地烘托出階級社會中弱肉強食的殘酷氣氛，描繪出了剝削階級必然毀滅的命運。把世家細讀一遍，就可以看出腐朽黑暗的社會必然會逐漸趨向崩潰。事實上，作者讓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之一——沃佛里愛努太太生了一種慢性的、逐漸走向死亡的絕症，其中原是含有深意的。

在寫作技巧上，很明顯，這部世家受到了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的影響的。例如：在變換的背景上出現相同的人物，故事中的許多主要人物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員，或者有着很近的亲

戚关系，再如把几个不同情节安排在同一地点发生；这都是巴尔扎克所慣用的手法。同时，杜米特里烏也和巴尔扎克同样爱用朴素的結構，喜欢仔細地描写家俱和房屋的建筑，又善于用巧妙的笔法描写出最典型的細节来。

世家中叙述的事件几乎全部都是根据同时代的报纸、文件和别的記錄上所发现的事实，至少是根据了其中部分事实所写的。書中人物用的都是真名实姓，至多只作了些細微的变动。然而，杜米特里烏虽然永远忠实于历史事实，永远在作品中正确地表达了时代的形象和气氛，但他决不是只受事实支配的奴隶。在这里，巴尔扎克又教导了杜米特里烏：作家在取得历史事实以后，应该把生命灌輸到历史的篇幅中去，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把历史的空白填补起来，因为艺术的使命本来就不是复写现实，不是給现实照象。和巴尔扎克一样，杜米特里烏有着扩大、甚至編造出极其逼真的情节的才能，这种才能使小說中的人物有更多的机会表现出他們性格的主要特征来，这种經過艺术概括的創造过程的情节比从生活中照搬过来的事实更能表现生活的本質，也更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爱憎，因而也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在色拉中，杜米特里烏就这样安排了一段情节：他讓农民們在被枪决前替連队指揮官的妻子种的卷心菜澆水，等晚餐桌上摆出一碗新鮮的卷心菜做的色拉的时候，这些农民們已經被枪杀了。于是，这一碗色拉就成了对这暗无天日的社会的殘暴势力的血泪控訴的証物了。

我們还可以看出，小說家杜米特里烏是常常要讓位給詩

人杜米特里烏的。即使在色拉的不太長的篇幅中，也到处可以看到抒情的詩意的流露。作者用了迷人的手法描繪了大自然的景物，又強烈地喚起了讀者對色彩、音響、甚至氣味和空間的感覺。象在夜襲的場面中，炎熱的草原之夜，閃爍的星空，蟋蟀在吟唱，遙遠傳來了幾聲犬吠，突然，黑夜里爆發了槍聲……這一切描繪都躍然紙上，使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其他象舞會的場面，農民們在被槍決前的場面等等，都描寫得極為生動。遺憾的是，譯者拙劣的譯筆必然會使這些生動的描寫減色不少，這完全應該由我來負責。此外，疏漏之處恐也難免，在色拉能夠和讀者們見面的時候，譯者是懇切地期望著讀者寶貴的批評和指正的。

金錫潤

(根據羅馬尼亞評論 1956 年第 1 期

喬·塞爾班所寫的一篇短文寫成)

色 拉

1

十九世紀的時候，在外雪爾凡尼亞①的武里桑州里，住着一支姓狄勃拉齊的地方小貴族。關於這一族的家世，為人所知的極少；是哪個匈牙利國王，或是外雪爾凡尼亞的領主，從前曾策封過他們族中某一個人的爵位，用寶劍的扁平在他肩上輕拍一下，吻了他一下，那就更沒人知道了。數百年來，狄勃拉齊家族領有許多莊園，農民們在這些土地上做苦工，他們向農民收什一稅②，他們強征農民用自己的負重牲口和人手來服無償的勞役，勒索家禽和雞蛋，作為強迫的禮品，有時還要逼取新嫁娘的初夜權。如果農民們口出怨言，狄勃拉齊家族就絞死他們，因為這世界上的秩序和法統，是由上帝賜予、經教會——羅馬的和天主教的——祝福、又被外雪爾凡尼亞領地的誠約和法令所保證了的；而如此下賤的農奴竟胆敢對它們發生懷疑，狄勃拉齊家族當然憎惡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每逢他們看到一個健壯勇敢些的人，就把他帶去替自己打仗。如果他在戰場上或是征途中一命嗚呼，這就再好不過：這家伙就不要再抱怨了；倘若他平安無事、滿載戰利品歸來，那也絲毫沒有坏处，因為他當上了主人的侍從，他會希望再帶自己去一次，回來的時候好更加富有。

如同从嘉宝·白施倫亲王③时代以来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到的，在一六〇〇年以后不久，狄勃拉齐家族認為已經到了和教皇、羅馬、拉丁文聖經④宣誓決裂的时候了。“我們究竟是不是自由人呢？我們怕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嗎？難道我們有一个主子不成？不，我們沒有！那么一个居間人，在我們和上帝之間的一个掮客，一个控制着我們良心的主子⑤，請問對我們有什么用处？我們的良心是自己的，正如我們的农民是我們自己的一样。上帝也是我們自己的，正如我們腰間的宝剑是我們自己的一样！”他們對农民們就說：“善良的人們噯，真理是在約翰·卡尔文的‘原則’⑥里面的，貴族中無論是誰，要是他不

① 外雪尔凡尼亞：原屬匈牙利的一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羅馬尼亞。

② 什一税：源起古犹太族，教徒無論收获的粮食和孳生的牛羊等，皆以十分之一奉獻教會。后来欧洲的封建領主也向农奴征收这种什一税。

③ 嘉宝·白施倫亲王：1613年至1629年外雪尔凡尼亞的領主。

④ 教皇、羅馬、拉丁文聖經：即指天主教。16世紀，从德國开始了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运动开始于要求教會的改革。拥护宗教改革的教徒叫做新教徒。他們否認羅馬教皇的权力，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在这反对天主教的斗争中，封建的諸侯和貴族們都是按照本身的利益来理解这次宗教革命的；有些貴族想占有富有的教會的财产土地，因而也参加到新教徒这方面来。就象本书中的狄勃拉齐家族一样。

⑤ 指羅馬教皇。

⑥ 約翰·卡尔文的“原則”：約翰·卡尔文（1509——1564），是新教的一个特殊教派——卡尔文教的創立者。他虽是个法国人，却一直在瑞士的日内瓦活动。当时瑞士有許多自由城市，已經由新兴的資產階級掌握政权。卡尔文教特別适合資產階級的生活和活动形态。卡尔文教在資本主义迅速发展、資產階級开始和封建領主爭奪政权的地方获得广泛的流行。“原則”是卡尔文論述其教义的書。

情願信服的話，我們一定要放火焚燒他的城堡，一定要把他的牲口拿來；你們也可以到手一份的；來吧，讓我們自由的良心得救吧！”

因此，在以後的幾十年中，狄勃拉齊家族曾經不止一次地拔出寶劍，去捍衛他們熱愛着的、冷酷无情的新教了。

到十七世紀的下半葉，當佛蘭西斯二世拉科齊親王反抗奧地利王室^①的時候，狄勃拉齊家族命令自己領地上的塞克勒人和瑪札兒人^②上馬去打仗，為了宗教、自由，以及背了親王進行擄掠。拉科齊的確喜愛那些个子很高、橄欖色皮膚的塞克勒酋長們；一天晚上，他在其中一個酋長那里作客，舉起一只鏤刻着花朵的波希米亞^③車料玻璃杯對主人——也是一個狄勃拉齊族人——祝壽。這只杯子是供放在一只鐵盒子裏的（鐵盒子從此不斷被鐵銹腐蝕），由父親傳給了兒子，現在是狄勃拉齊家族最末一代後裔的財產。

再後來，在一次有名的貴族議會上，當瑪麗亞·德利

① 佛蘭西斯二世拉科齊親王：爭取匈牙利自由獨立的傑出戰士，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在匈牙利發生的反抗奧地利壓迫的強大解放運動的領袖。但是他所領導的這一英勇鬥爭因上層貴族叛變而失敗，1711年締結了撒特米爾和約，這個和約把匈牙利變成哈布斯堡王國的殖民地。

② 塞克勒人和瑪札兒人：瑪札兒人是匈牙利的一個民族，匈牙利人絕大多數是瑪札兒族。塞克勒人是瑪札兒人中的一支，住在外喀爾巴阡山麓。

③ 波希米亞：即現在的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是哈布斯堡王室統治下的奧匈帝國的一個行省。

薩^①——日爾曼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女皇，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女王，奧地利和卡尼奧拉的，以及斯帝利亞和卡林西亞等地方的大公和女公爵——向她的瑪札兒臣民要求援助和保護時，議會大厅里的貴族們都揮起亮閃閃的土耳其劍，用拉丁文叫道：Vitam et sanguinem pro rege nostro Maria-Theresia^②！當時在一個外雪爾凡尼亞貴族的隨從隊伍里有一個狄勃拉齊族人，他也拔出了自己的寶劍。從此以後，他就騎上馬背，到遠近各地漫遊，走遍了西利西亞、巴伐利亞、萊茵大選侯領地和符騰堡^③，結果他發現法蘭西、普魯士和奧地利的炮火^④的硝煙，都是同樣的氣味。而且，戰場上狼藉零陳的不論是法蘭西、普魯士、還是奧地利農民的屍體，不論穿的是白的、藍的、還是綠的制服，過不了幾天，也都是同樣的氣味；但是他又發現，不論是箱中金幣里所含的金子，還是教堂裝飾

① 瑪麗亞·德列薩：1740年，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傳至查理六世，因為沒有兒子，只得把大統傳給女兒瑪麗亞·德列薩。在位達40年。她丈夫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洛林的佛蘭西斯一世。因此後文稱她為“哈布斯堡——洛林”的瑪麗亞·德列薩。

② 意謂：把生命和鮮血獻給我們的皇帝瑪麗亞·德列薩。

③ 西利西亞本是奧地利的一個行省，1740年，被普魯士侵占。巴伐利亞和符騰堡是德意志境內的兩個王國。萊茵大選侯領地是七選侯之一的采邑（根據1356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所頒布的黃金詔書中規定，皇帝由七個大諸侯選舉，有選帝權的諸侯叫選侯）。

④ 法蘭西、普魯士和奧地利的炮火：1740年，瑪麗亞·德列薩初登王位，奉行侵略政策的軍事農奴國家普魯士興師來攻，奪去了奧地利的工業區西利西亞，普奧發生戰爭；法蘭西站在奧地利一方，也參加了戰爭；因此這裡說法蘭西、普魯士和奧地利的炮火。

品里所含的金子，却都是沒有氣味的。过了好多年，他回到家中，購置了巨大的产业，替自己的女儿和亲戚們的女儿都起了和匈牙利国王瑪麗亞·德利薩一样的名字。从此以后，这名字始終受到狄勃拉齐家族高度的推崇，許多女孩子都叫这个名字。

到十九世紀的下半叶，狄勃拉齐家族只有在他們本州的偏僻部分才有人知道，他們是以身材高大聞名的。他們因为和阿泡伯爵們，尤其是阿泡男爵們这样高貴的家族通婚而感到自豪，后者始終拒絕变更自己的称号，他們說，这个封号还是他們从奥帕王①的一个將軍那里繼承来的。（虽然更可能是从安茹王室②駕下的一名小兵那里繼承来的。）

那时有一个狄勃拉齐上校，指揮过一个騎兵团，他沒有留下后代就死了；还有兩個老姑娘，瑪麗亞·德利薩和卡罗林娜·佛蘭西斯卡·約瑟法，以及她們的弟弟，卡罗雷·馮·狄勃拉齐。

卡罗林娜·佛蘭西斯卡·約瑟法和瑪麗亞·德利薩常常帶了这男孩子，坐在用包銀挽具的輕便馬車里——由耳背后夾着玫瑰花的駿馬拉著——讓馬跑著小步，駛到她們亲戚的城堡或是別墅里去。她們在那里喝茶，抽細長的雪茄烟，她們会在这样一个老題目上一談就是几个鐘头：巴多利家族是不是比白施倫家族更古老、更有名望，在本州可有比阿泡和狄勃拉齐更高貴的世家；又說，即使在安茹王室統治时代，也沒听

① 奥帕王：聖經傳說中的人物。

② 安茹王室：匈牙利 1308 年至 1382 年的統治者。

說过有什么費·地·烏拉姆哈柴家的男爵們，在斯帝芬王时代就更不用提了。

她們对这种談話也終於漸漸感到厌倦，就轉換了話題，于是瑪麗亞·德利薩說一个貴族是不能容忍不公平的、或是气量狹窄的事情的，而卡罗林娜·佛蘭西斯卡·約瑟珐却反駁說，一个貴族應該毕生为弱于自己的人服务，并且不能說謊，更不可以有任何卑鄙的行为，有一位祖先把生命献給了哈布斯堡—洛林的瑪麗亞·德利薩“国王”，而后在沙場征戰中度过了一生，他是最好的一个范例；瑪麗亞·德利薩却随即強調說，最好的一个范例是和天主教决裂而接受新教的那位祖先，他不顧因此招惹来的迫害，因为他的良心要求他这样做！她們由此就展开了辯論，同时十岁的卡罗雷·馮·狄勃拉齐睜大了眼睛听着，一点也沒有覺察到她們是有点神經失常的。

等她們对騎士道德的辯論厌倦了以后，她們便驅車回家。在庭院里，穿長靴、留着胡鬚的农民們正在等候她們。他們的双亲和上代的祖先，就曾經在狄勃拉齐家這兩位上年紀的老姑娘的双亲和祖先的率領下，为了基督福音教派的信仰和战利品而参加了多次战争的。农民們就会脫下自己的帽子来。

“你要什么呀？”瑪麗亞·德利薩总会这样問他們，或者这句话会由卡罗林娜·佛蘭西斯卡·約瑟珐来問，她在帽子上帶着一只剝制的鳥兒，眼睛里含着一絲瘋癲的光彩，同时把胳膊肘擱在馬車边上。

“尊貴的郡主啊，今年冬天可不是好过的，我还缺一口袋麦子。我求求你大发慈悲，借給我一袋吧。”

“一个貴族是向来不把东西借給別人的！”这位上年紀的狄勃拉齐族小姐，瑪麗亞·德利薩，或者是卡罗林娜·佛蘭西斯卡·約瑟珉就会笑一声道：“安托尔，給他兩口袋麦子吧！你又要什么呢？”她就轉臉向下一个农民問道。

“尊貴的郡主啊……我也希望借一口袋麦子，因为我已經沒……”

“一个貴族向来不把东西借給別人，他总是白給的！安托尔，也給他兩口袋麦子吧！”

农民們使用深深的一鞠躬来表示自己的感謝，他們一面轉身走开去，一面互相談論着。

“你們听着，比札，山道尔，楊諾斯：如果所有的主人都象她們的話……”

比札，或是山道尔，或是楊諾斯就会先吐一口唾沫，接着思索一番，最后被口袋压得喘着气問道：

“那又怎么样呢？”

“她們都会成圣人的阿，比札，山道尔，楊諾斯。”

“圣人你的祖奶奶……她們都会变成要飯的，你这个笨蛋！来把我肩膀这儿的口袋弄弄好，不知怎么的，我背得不大对头，它老在滑下去。”

当卡罗雷·馮·狄勃拉齐正在薩其丁^①的瑪麗亞·德利薩輕騎兵第十二团里服完他的軍役的时候，她們倒还没有变成要飯的。一个喝醉了的軍曹長，好歹在士兵狄勃拉齐身上找到

① 薩其丁：匈牙利城市名，当时是一个自治市。

了些錯兒，就對他講了幾句不但粗暴、而且帶侮辱的話。比小隊里誰都要高出一頭的士兵狄勃拉齊冒火了，他粗鹵地回了嘴。這個下級軍官就用一連串褻瀆他母親的污言穢語辱罵他。士兵狄勃拉齊拔出劍來，在空中一揮，然而讓寶劍落在對方的頭上，把他的面頰、太陽穴和耳朵一起劈開了。然而在這一击的最後一剎那之間，他手裏軟了一軟，因為他雖然當時感情激動，却也極不願意杀掉一個人的，所以頭顱骨還沒有被劍鋒斬碎。這個下級軍官在醫院里生死莫測地躺了六個月，卡羅雷·馮·狄勃拉齊則受到了軍法裁判。加勃里爾·馮·狄勃拉齊上校和法官們簡略地談了一次，他對他們指出，這個青年所受到的侮辱，是任何一個瑪札兒族的平民所不能忍受的，更不必說貴族了。因此通過的判決就略微寬了一點：在王國①的一個堡壘里監禁五年。

等他從獄中釋放出來，人頗長、瘦削、漂亮，留著一大撮金黃色的胡鬚，由於被關在黑暗、潮濕、又充斥著耗子的地牢里，臉色還帶著一種浪漫風味的蒼白。這時他的兩個姊姊已經不再有任何土地和房屋了。除了她們身上的衣服，以及把她們載到阿泡家族的親戚那兒去的輕便馬車和馬匹以外，她們什麼東西都沒有留下來。正如她們一千年前的老祖宗們一樣，只要自己還有馬匹和車輛，她們就覺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凡是能替馬匹找到飼料的地方就不成問題，她們就能夠在那兒住下去。

① 王國：指匈牙利王國，當時匈牙利是奧地利的附屬國，兩者合稱奧匈帝國。